

11 DEC 1934

444

獨立評論

第一三〇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為限）代洋，不打折扣。

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
職業指導的重要
蘇俄外交的一個觀察
從江陰到青島
關於模範縣
中國的地理基礎（書評）
編輯後記



胡適 周先庚 叔永 徐中玉 李俠文 洪思齊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四里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聚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 宣內！佩文齋 | 天津 | 清華書社 成府號進分社
朝大拍賣社 津海濱食！智野書店
李社 津海濱食！智野書店 | 上海 | 現代書局 博古書局
紫陽子會報部 博古書局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南京 | 新中華書局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 代定！盤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蘇州 | 蘇州書店 蘇州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鎮江書店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 南通 | 三友書局 代定 | 常州 | 振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 漢口 | 開明書店 生活書店 | 大來書局 | 大來書局 |
| 武昌 |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 | 南昌 | 興源書局 新光書局 | 廣州 | 南島書店 振振書局 | 汕頭 |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館 | 廈門 | 大東書局 | 福州 | 興源書局 振振書局 | 泉州 | 興源書局 振振書局 | 漳州 | 興源書局 振振書局 | 長沙 | 興源書局 振振書局 | 衡州 | 興源書局 振振書局 | | |
| 濟南 | 濟南書局 濟南書局 | 青島 | 青島書局 青島書局 | 煙台 | 煙台書局 煙台書局 | 濰縣 | 濰縣書局 濰縣書局 | 博山 | 博山書局 博山書局 | 濟寧 | 濟寧書局 濟寧書局 | 臨沂 | 臨沂書局 臨沂書局 | 德州 | 德州書局 德州書局 | 滄州 | 滄州書局 滄州書局 | 保定 | 保定書局 保定書局 | | |
| 開封 | 開封書局 開封書局 | 鄭州 | 鄭州書局 鄭州書局 | 西安 | 西安書局 西安書局 | 蘭州 |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 西寧 |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 蘭州 |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 銀川 | 銀川書局 銀川書局 | 重慶 | 重慶書局 重慶書局 | 成都 | 成都書局 成都書局 | 萬縣 | 萬縣書局 萬縣書局 | | |
| 昆明 | 昆明書局 昆明書局 | 貴陽 | 貴陽書局 貴陽書局 | 蘭州 |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 西寧 | 西寧書局 西寧書局 | 蘭州 | 蘭州書局 蘭州書局 | 銀川 | 銀川書局 銀川書局 | 重慶 | 重慶書局 重慶書局 | 成都 | 成都書局 成都書局 | 萬縣 | 萬縣書局 萬縣書局 | 昆明 | 昆明書局 昆明書局 | | |

五六一局東：話電 號二同胡牙月北殿縣蘇門後平北：址社

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 胡適

本月二十七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電尾有這樣的一句話：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同日蔣介石先生答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與義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與學者公然鼓吹中國應採獨裁政制的空氣裏，上述的兩句宣言是值得全國的注意的。

「感」電說中國今日的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獨裁政制的「必要」與「可能」，這都是擁護獨裁的人們不願意聽的話。我們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這個結論我們認為不錯。現在我們把這個結論的兩層分開來討論。

先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必要」。

近年來主張中國有獨裁政制的必要的學者，要算蔣廷黻先生和錢端升先生。錢端升先生在「民主政治乎？極權

國家乎？」一篇長文（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裏說：

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內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賴。……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

錢先生的大目的——沿海各省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很可懷疑的問題，因為沿海各省很少具有工業區域的基本條件（如煤鐵的產地）。況且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是無力保護他的沿海工業的，所以先見的人都主張要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況且中國工業化決不是單靠政府力量的。工業化所需要的條件很複雜，政府的力量雖大，也不能作無米之炊，不能赤手空拳的剪紙作馬，織豆成兵。政府有了極度的權力，就能有資本了嗎？就能有人才了嗎？就能有原料了嗎？單說人才一項，蘇俄的五年

計畫，就需要一百五十萬個專家。這不是有了獨裁的極權就能變化出來的。所以如果獨裁的要求只是爲了「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我們不信獨裁是必要的。

蔣廷黻先生所以主張獨裁，是因爲要統一政權。他的議論見於獨立評論第八十號和第八三號，大旨是這樣的：

我們必須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破壞統一的的就是二等軍閥；統一的問題就成爲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于公忠，以個人爲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

所以他主張用個人專制做到武力統一。

這些議論，我們從前已經討論過了。（獨立八五號）

總括說來，問題不是蔣先生看的這樣簡單。蔣先生自己也說過：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既然「毛病不在軍閥」，我們就不能說「統一的問題就成爲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了。兩個月前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會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這裏面的原因就在所謂「中國人的意態

和物質狀況」了。說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時候某種「意態」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蹟！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統一的障礙也不完全是二等軍閥的武力，某些「意態」也是很有力量的。共產黨的中心意態，不用說了。「反對獨裁」也是今日不能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蔣廷黻先生也說過：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新意態的力量，不是劉邦朱元璋的老把戲所能應付的了。吳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內亂，建立他的內亂八階段說（獨立第八四號）也以爲只有武力統一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階段裏沒有「打倒獨裁」一類的階段。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壓伏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時代，獨裁決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以從統一政權的觀點看，我們也不信獨裁制度是必要的。

☆ ☆ ☆

其次，我們可以討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可能」。

我在獨立第八二號裏曾提出三點來說明獨裁政治在中國今日的不可能：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獨裁的人，或能獨裁的黨，或能獨裁的階級。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變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我不信中國民族今日的智識經驗夠得上幹那需要高等智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

這三點，我至今不曾得着一個滿意的答覆。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是那第三點。我說：

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其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

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

我又說：

今日夢想開明專制（新式獨裁）的人，都只是不知道專制訓練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

我這個看法，換句話說，就是說：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這個見解在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國內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這個見解實在不太合政治學書裏的普通見解了。其實我這個說法，雖然駭人聽聞，却是平心觀察事實得來的結論。試看英國的民主政治，向來是常識的政治，英國人也向來自誇「混混過」(Waddling 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幾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覺才提倡專門技術知識在政治上的重要；費賓會 (The Fabian Society) 的運動最可以代表這個新的覺悟。大戰的後期和最近經濟恐慌時期，國家權力特別伸張時，專家的政治才有大規模試行的可能。試看美國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

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謂「智囊團」的政治出現于美國，這正是因為平時的政治並不需要特殊的專家技術，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這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智囊團」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發生，這正可證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專門技術的現代獨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說，我們這樣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佔一個絕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才的。我們從前聽了文江先生說（獨立第一一四號）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有三千個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隊，我們都不免嚇一大跳。現在陳西暨先生在上期獨立裏說，蘇俄自從實行五年計畫以來，據官方的統計，需用一百五十萬專家，其中工業方面需用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門家；農業方面需用九萬高級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面需用一萬一千高級的和二萬七千中級的專家；交通方面需用三萬高級的和十二萬中級的專家。這種駭人的

統計是今日高談新式獨裁政制的人們萬不可忽視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這種訓練是不難的。（我在美國觀察過兩次大選，許多次地方選舉，看見許多知識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幾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不容易供給的。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意大利有兩個一千年的大學；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是遍地都有的。蘇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學。他們又都有整個的歐洲做他們的學校與訓練所。我們呢？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滿四十年的大學。專門人才的訓練從那裏來？領袖人才的教育又從那裏來？所以錢端升先生期望的那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蔣廷黻先生期望的那個開明專制，在中國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比較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却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無產主義政制之必要與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而在

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義俄政制」的產生嗎？

我們很誠懇的贊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廿三，十二，三。

職業指導的重要

周先庚

現在一般人似乎祇知道大學畢業生需要職業介紹，而不知道大學生更需要職業指導。這個原因是很簡單的，自從政府因為畢業同學請願，設了一個「學術工作諮詢處」之後，大學生失業的問題，于是特別為社會人士所注意。社會輿論大半是表同情的，政府要人似乎也是很匆忙的。我下面所說的話，並不是袒護學生，而正是要更進一步，一方面具體指示青年應有科學的反省，另一方面，我們作師長的也應當給青年一些心理的「職業指導」。學生不能反省，或者是因為我們為師長的根本不肯對於學生的「職業指導」擔負相當的責任。

從教育心理的眼光看來，「職業指導」比「職業介紹」更重要萬倍。能「適業」然後才可以減少「失業」的機會。到大學四年畢業而不「適業」，入社會自然有「失業」的危險。若想叫一般學生一入學即可「適業」，那非

有心理的職業指導不可。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對於大學中的科目毫無認識，自然不能決定進何科系為最適宜。一般人總以為一個學生的志願與興趣，即足以使他選定他終身適宜的職業。這是大錯而特錯的。稍有現代教育與心理常識的人都知職業指導的重要。在美國與「科學管理」與「心理衛生」二種運動同時發生的，還有一種所謂的「職業指導運動」。一部「職業心理學」就是一門關於職業指導，職業選擇，與職業分配的實驗應用心理學。在歐美下自中小學即有職業指導工作的進行，上至大學特有職業指導部處的設立。我國一般辦教育的人似乎缺乏歐美普通領袖的廣識遠見，能注意到現代教育之科學的與心理的基礎，所以學校行政祇「辦學」而不「興學」，學校教員祇「教學」而不「督學」。學生自己等到大學畢業然後發現所學非所用，所習非所好，那已經遲了。大學應當有職業

指導機關與專員，一年級新生應當受系統的，科學的，心理的「職業指導」，這是很明顯的，因為一個青年若想把圓滿的選擇一個適當的職業，照現代應用心理學鼻祖孟斯特伯(Münsterberg)說，至少有三種不可避免的困難：

第一，青年很少知道他們自己，和他們自己的才能。等到他們發現了他們的真正長處和短處，那已經遲了。他們普通都是為潮流所趨使，在一種特殊的職業上費了許多心血去準備，結果等到想改行已經不及改了。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根本就給個人很少機會去發現自己的個性。在學校中選課的興趣每每受許多偶然的因子所支配，教員的人格或教授法，環境與家庭習慣等都可以發生影響。嗜好究竟是人表面的。這種興趣與嗜好是不能決定對於一個職業在心理方面是否適宜的。舉一個簡單的例：一個青年或者有志要作一個航行者，但是其實他完全不適宜於這個職業，因為他在心理方面不能辨別紅綠色的缺憾。他自己或者決不會發現他自己是色盲，但是當他報名去當航海家的時候，身體檢查或者就發現他在色覺方面有這種缺憾。一個青年的注意或記憶，判斷或情感，思想或想像，暗示或情緒也可以有缺憾，就如同百分之四的男子是色盲這個事實一樣的不容易發現。這些缺憾都可以在特殊工作上發生危

險。但是除了航海人員現在已有這種心理檢查而外，其餘的職業大半都是沒有心理的檢查來區別有心理缺憾的人。

色盲不單別人不易發現，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因為我們的色覺不是絕對靠色的本身，色的明度也大有關係。例如紅綠色既有分別，明度亦隨之不同，所以色盲的人可以借明度去辨別紅綠。至于在實際方面的應用，航海當水手，火車駕駛人等自然不能色盲，但普通非關生命的職業并無色盲不能插入之理。例如有入實地調查過布店裏專門賣布的店員，其中就有許多是色盲的，但是他們並不感覺有妨礙。所以色盲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發生什麼困難，設若自己已經知道是色盲，那更毫無問題。因為有種種方法可以補救。(作者在清華主持色盲檢查多年，本夏清華招考有色盲者不准入某院系的事情，本人並未與聞其事。大學入學若需以色盲有無為選科標準，通行的簡易檢查法是萬萬不夠的，因為色盲有種種程度的不同，檢查法亦有數十種，嚴格取締一個人，非個別的在心理實驗室用儀器檢驗不可)。

青年男女一方面果然很少知道自己的心理缺憾，另一方面自己的特長也是同樣的不知道的。設若他們有藝術，音樂或數學的天才，或者自己知道，但是他們決不知道傳

們的注意，他們的記憶，他們的意志，他們的觀察，或他們的知覺在某一方面特別發達，但是這些特殊的心理原質，有時就是某種職業成功的要素。極端變態的缺憾與反常的特長，有時候我們是容易看得出的。但是普通中庸人的個別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在本人就很難知道了。有時我們要驚異奇怪，為什麼有許多最明顯的個別差異各人自己不知道。一個視覺記憶特別強的人，和一個聽覺記憶特別強的人，一同住在一塊，可以永遠不會發現他們意識的內容是根本不同的。當選擇職業的時候，兒童自己與他們的父母或教員決不會把這些心理現象加以分析的。他們祇知道一個孩子完全不會歌唱不能作音樂家，一個孩子完全不會畫畫不能作美術家，就如同一個孩子手腕肌肉很弱，根本不能作鐵匠一樣。但是講到更精細的鑑別，各方面常識的判斷，就大不可靠，因為心理方面的條件完全被疏忽了。

關於這一層作者知道一個很有趣的實例可以證明。還記得在士丹福大學研究的時候，聽說有一位教授有一次發現有一位學生在某班上考試的卷子整篇的完全與教科書一字不差，這位教授很懷疑，但是那位學生發誓並未抄書，的確係由記憶中答出。那位教授很虛心，於是請了心理學系教授去檢查，果然發現那位學生是一個 *Parrot*。原來

「過目不忘」是有心理的根據的。有一位當代德國心理學家發現人羣中有極少數的兒童與青年視覺非常聰銳，毫無問題，竟直是「過目不忘」，無論什麼東西只要看過一遍，刺激物雖去，所得的印象，仍如實物尚在目前。當他回憶的時候，原刺激物就可以隨心所欲，重行實現于目前，可以一呈述其中的詳細內容。這個現象叫做 *eidetic images*，具有這種特性的人叫做 *Eidethier*，發現這個現象的人是 *Jansch*。

第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可以使得青年缺乏圓滿適應，就是一個人往往根據一種職業的表面條件去選擇那個職業。一種職業究竟需要那種性格方面的準備？最滿意的適應究竟有什麼主要的條件？這種職業心理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對於一種職業的智識大半是極浮淺的，每因某人在那個職業裏大有成功，所以就專靠時尚而選擇那個職業，至于那個職業的真正工作，價值，困難或阻碍，就很少人知道了。所以他們本來的性格，習慣，與訓練都不能適合那個職業的主要條件。

第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性格與心理狀態既然不能確切的認識，對於社會中各種職業又缺乏明顯的智識，那麼他選擇職業祇有盲目瞎碰，僅憑機遇受種種不關緊要的因素

子所支配。職業與婚姻是人生二件最重要的決斷。選擇一個妻子或丈夫，雖然常常也為許多不關緊要的動機所主使，不過千變萬化的戀愛婚姻問題究竟還有一個本能的宰制，生物的功用。但是在職業選擇方面就缺少這種強有力的生物的本能作主使了。為模仿大多數為圖發財，或者受不負責任的指導，或者竟為懶惰，而選擇一種職業，那是根本沒有理由的。空中樓閣常常會烟消雲散；盲目瞎碰，隨意偶然選擇職業，結果不會比閉着眼睛抽籤去選擇好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決定當律師，作醫生或經營商業，常常都是偶然隨意決定的，祇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那更不用說了。

總而言之，一個青年的職業選擇必需嚴重合理化，科學心理化。為達到這個目的，學校中的職業指導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事實上沒有這種需要，因為政治上軌道，一切職務本來就未「專業化」。一個人職業選擇得當不當，根本不關緊要。但是目前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考試」的時候，「職業指導」不應為教育當局所忽視。從個人發展方面看，職業指導固然重要，但從國家人才「專業化」方面看，職業指導更重要。教育的目標最大的是「才適其業」，而「才適其業」的辦法，祇有科學的心理的職業指導。

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于清華

蘇俄外交的一個觀察

叔 永

本刊近來發表關於蘇俄的文字已有多篇，特別的丁文江，蔣廷黻兩君的遊記，使我們對於蘇俄的情形得到更深刻的印象。可是他們對於蘇俄的政治都不曾談及。我們曉得政治是複雜的東西。一個短期的遊歷家，無論觀察怎樣銳敏，是難得到正確的結論的。所以他們的不談政治，正是他們謹慎態度的表

現。可是蘇俄的政治——特別的外交一部份是決定世界命運的重要因素，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以下所翻譯的，是美國達根教授在哈佩月報所發表的「八年後的蘇俄」論文的一部份。達根教授是美國國際教育院院長，他今年春間到蘇俄遊歷，據說是俄國政府請去的。他的觀察與結論，我們覺得大有一顧

的價值，故節譯其關於外交的一段如下。

我會說蘇俄現正急於實現其計畫，這於他的外交政策大有影響。在一九二六年，黨內杜洛斯基和斯塔林兩派之爭正在進行。杜洛斯基主張蘇維埃的主要目的必為世界革命，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環境中，社會主義國家是不能存在的。彼時鮑洛廷在中國的得勢，很可以令杜洛斯基派揚眉吐氣。不意次年蔣介石即實行反共，國民政府勢力所到之處，共產運動皆被壓服。於是共產黨大會決定贊成斯塔林的政策，而主張暗地活動的杜洛斯基遂被放逐。蘇俄更決定一九二八年起實行五年計畫，以使全國急速地工業化。要這個計畫成功，對外的和平是必須的。

從那時起，和平是蘇俄外交政策的要旨。他們很高興的加入非戰公約，雖然他們對於這個公約的效用仍十分懷疑。因為要維持和平，他們情願對於北滿統制讓步，并忍受日本再三的侮辱。他們眼見五百萬共產黨員在德國及其他隣國被壓迫面不加援助，甚至不提出一個正式的抗議。同時他們對於各式軍隊的充實——派赴遠東的步、騎兵，最新式的炮兵和最高速的飛機——則唯力是視。凡曾在紅場看見過他們春日演習的，對於紅軍的真實力量絕對沒有疑惑。他國的軍事專家告訴我，紅軍的力量祇比法軍略

遜一籌。所以從一九二六年以來直到現在，他們總覺得可以不怕日本了。但是在可能範圍內，他們不願與日本開戰，一半是因為他們的準備還不會完備。一部份西伯利亞鐵道的雙軌還待布設，西伯利亞的軍械廠也還未完成。不但如此，他們曉得中國人對於日本雖積怨深恨，但要中國不幫助是靠不住的；而且美國的同情雖可以說總在他們的一方面，但要把同情心變成成功援助力，則除非美國的利益受到了直接的傷害是無望的。

但他們不願開戰的最要原因，是戰爭可以阻礙工業化計畫的實現。兩年前僅僅一個對日開戰的危機，就可以造成一九三二——三三冬天的飢荒。因為備戰必要向農民徵發糧食，這不但使農民缺乏了來春下種的種子和牲口的食料，并且使他們不願努力工作。

同樣的原因，日本也不願立刻有戰事。他們曉得與目下設備齊全，精神團結的紅軍開戰，和與一九〇五年帝制時代的俄軍開戰是純全的兩件事，而在那時，日本已經有不堪再戰的情形了。他們也曉得此次在滿洲及中國的成功，由於對手是中國的土匪或軍隊，這些軍隊的長官是可以用金錢收買的。外國的軍事專家告訴我，日本軍隊的精神雖然算得上好，但牠的力量并不如西方人所假定的強。日

本人也見到此點，所以他們把陸軍的豫算拼命擴張。

雖然兩國的態度是避免開戰，但今年春間我在俄國與共產黨人及他國人談話，都以爲戰事的延緩不過一年，或至多二年。這是因爲有許多意外的事件可爲戰爭的導線；但最要的是日本的一種正在生長的信心，以爲戰事若不可免，則遲一年即使俄國多得一年的便利。在俄國一方面，則以爲一旦開戰，非打個你死我活必不能手。不論勝利在那一方面，牠對於西方前途的關係如何，倒是一個頂有趣味的問題。設如俄國得勝，她將進而推行共產主義於中國或中國以外的國家如印度等嗎？抑或日本得勝，將建設所謂東亞霸權，而驅逐西方競爭者於市場之外嗎？

如其開戰時日本恐怕一個非友誼的中國在她的旁邊，俄國對她西面的憂懼，比日本爲尤甚。設如與日本開戰於東，同時不能不致力於西，其結果即非戰敗，也必定使國內的共產化無期延長。所以自五年計畫實行以來，俄國即對她的西隣各國以極清楚的條文，締結不侵犯條約，甚且規定其應爲侵略者。這都是保障西陲安全的必要手段。在希特勒未上台以前，俄國是裁兵及釋放非色野條約限制下的戰敗國的強硬主張者。從那柏洛條約成立以來，她看德國是大國中朋友的一個，而且對於非色野條約帝國主義者的

非難也不遺餘力。自希特勒反對共產主義的宣傳成功以後，情形完全變了。從前俄國對內的宣傳，是說資本主義的國家決意干涉第一個工人共和國的成功。現在他們的宣傳，集中於反對德國。蘇聯現在認定德國是他們歐洲最大的敵人；因爲烏克蘭地方性的發達及對於蘇聯腹從心的淺薄，德國常有使她們分解的可能。這些事實，使蘇俄對於德國與波蘭締結的十年和平條約大不安心，雖然她自己也和波蘭訂有不侵犯條約。

因此之故，蘇聯的外交政策發生一個根本的變化，即由親德變爲親法及與法國聯盟的小協約國，這些小協約國在十年以前是蘇俄的死敵。蘇俄的當局者是注重實際的。他們認定裁軍運動是一個失敗。於是他們從一個日內瓦最強硬的支持英國裁軍論者一變而爲一個強硬的法國安全論的支持者。在他們看來，裁軍等於德國的復軍，而德國的復軍對於俄國的危險與對於法國相等。所以他們雖在過去曾力竭聲嘶的詆毀帝國主義的外交統系，其實李維諾夫目下進行的互助條約，不過是舊東西換上一個新名稱罷了。但如蘇俄與日本一旦有事，法國的聯盟，必能使西面的敵人按兵不動。一九一七年，蘇俄曾宣告他們與舊式外交完全絕緣，現在他們又做這種外交的領袖了。

李維諾夫外交手段的高妙，在他與德國關係上，提出一個保全波羅的各國領土的提議，這個提議雖被德國反對，但在波羅的各國及小國協約之間則發生很好的印象。小協約國的官員最後也承認蘇俄并且與她締結不侵犯的條約了。但是各國間的不信任仍然存在，除非蘇俄應允加入國際聯盟，她所提出的互助條約是不會得到熱心歡迎的。這一層，蘇俄不久也可以做到，雖然她曾經不留餘地的罵倒

國聯。(譯者按此文作於蘇俄加入國聯之前)李維諾夫的另一个提議，要把俄國，德國及其東南兩面的隣國聯合起來做成「東方洛卡諾」，恐怕不易成功。這個一個「東方洛卡諾」，德國必認為不利於彼。設如英意兩國願像洛卡諾一樣加入，德國也許願意——即此點亦有問題——但英國不願在大陸上再有國聯，乃是一定不易的。

從江陰到青島

徐中玉

離開故鄉江陰來到這繁華的青島，已經有二月之久。記得在從我所住的華墅鎮上航向無錫的小火輪裏，聽說那幾天的風聲很緊，鄉下人想到鎮上來搶米。可自到了這裏，因為耳聞日染都是些燈紅酒綠的都市景象，既然不看見那樣的苦人，自然連那樣的事也關心不了許多的。

提起我們的江陰，原來在富饒的江蘇省裏也佔着富饒的地位。從地理上說是揚子江最狹的地方，從國防上說自從吳淞砲臺被敵人在一二八上海戰役中毀壞以後，已變成了長江的第一重要塞。加以近來汽車道路的積極興築，交通機構的進步，更加重了牠的重要性質。可是，在這樣的

一塊地方，雖然新式工業似乎也已有規模，農業生產也有了相當的指導，但農村的崩潰却仍是無法抵抗的演出來了。

故鄉的人民，十分之七以上都是務農的。在以前蠶桑未曾衰落的時候，江南之春，正是農家姑娘採桑忙的季节，農家預定的十分之四的經常收入是出產在蠶上面的。後來繭子的價格每担從九十元跌到二十元了，他們沒有多少汗血可供外國人，政府，絲商，行客們的剝削，便自動的逐漸把桑樹砍了改植蔬菜，但經常的收入却從此失去一部。

說起種田，鄉下人現在也不肯種下去了。我們那裏最好的田，每畝最多一次可以收穫兩担白米。以每担的價格作十元算，那麼便是二十元。但其中却要除掉納稅一元餘，肥料至少五元，人工若干，所餘已是無多。若是佃戶，那簡直該賠本。並且近幾年來又加上了天災人禍，豐年時出產多了，米的價格却跌到六元一担，荒年時候出產少了米的價格便漲到十五元一担。這樣子的結果，自然是加速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破產。

名為富饒省區裏佔着富饒地位的故鄉農民的生計，假如政府再沒有救濟的辦法，是決不能再維持一年的。即使他們每一個人極度儉樸，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如糧食，油鹽糖醋，棉布，等必需的東西，價格却超過了他們所能生產的三四倍。這叫他們怎樣能夠生活？這種現象使農民們逐漸負債，因負債而無法担負時，便只能把土地都去併給地主們了。他們沒有了土地，有些便趁了夜航船投到上海去，有些弱者便賣男賣女地挨日子，性質剛強的都變成了潛伏在荒山野處的土匪。

故鄉的現狀已是危險到透頂了。社會上的人們都充滿着因飢餓而發生的變態的心理，那便是許多人心中存在着的打橫了的不法的心。他們索性丟開了歸田的心事，吃雞

片紅丸，賭博，簡直是無所不為。他們是懂得江西省的弄匪的事情的。我親耳也曾聽見有人說過：「我們沒有了吃的時候便去吃別人的，怕什麼？」

可是最不幸的還要算政治情形黑暗。江蘇是實行着區長制的，江陰一個縣裏，在縣長以下又排列着七個區長。這班區長假使果能為人民着想做點事情，也未始沒有相當利益，可是現在的他們却反像增加了幾個吃人的大蟲。他們自命為官的一員，在區內勾結惡棍，魚肉農民，較先前鄉紳們的辦事更毒辣一等。試想，在人民經濟凋弊之秋，農夫心理惡化若此，而政治非特不能顯其效能，反更增加了農夫對於生活的苦痛，此影響於整個社會的安甯，豈不是一個最可悲的現象。

今年來，江南正遭受着空前未有的旱災。故鄉鄰縣的深陽是誰都知道半粒無收的了，但從我實地所看到故鄉的災况，其程度較之深陽恐也所好無幾。那一部分還留戀在村莊上茅屋裏的農夫們，將怎樣過着他們的生活呢？也許是再跑到上海去給擠往黃浦江裏去罷？我不知道。

匆匆地，又跑到了這個北方的大都市裏來。經過上海的時候在馬路上盡看見些大減價的旗幟，薦頭店的客滿，和那種種表示着不景氣的說不清的情景。南方的大都市裏

關着人滿為患的恐慌，我心想未必處處都會如此，誰知青島也還表現着這麼一套。或者全國無論何處都佈滿着這種現象也說不定。這樣的從農村到都市，從個人到社會，整

個的都鬧着不安定，恐怖着同歸於盡，我想在我國自古以來的歷史上，却找不出再危險的時代來的。

十一·二·於國立山東大學

關於模範縣

李俠文

我的故鄉就是中山縣，以前叫做香山縣的，自孫中山

於治安方面。

先生死後因為紀念他的緣故才改為中山縣，並且定為模範縣，牠的組織和別的縣不同，牠是直隸於中央的，縣政府後面還有一個「訓政實施委員會」，顧名思義這個委員會應該是決定縣政的方針的機關了。訓政委員全是中山人，所以有「中山人治中山」的口號。縣長一席自黃基素去職後，直到最近的過去還是唐紹儀充任，最近因為警衛隊的暴動，唐氏已表示消極而辭職了，據報章所載留京的中山訓政委員已經推舉出繼任的人，但我昨天接鄉間友人的來信說及，中山的「公民大會」也選出幾位候選人請西南政府加委，情形看來不大簡單，不知道將來誰是模範縣長了。本來誰做縣長都不要緊的，然而中國的政治離「法治」的路程還遠，中國人脫不了講人情的壞皮氣，在以往的情形看來，縣長的人選對於縣政的影響是頗大的，尤其是關

中山的縣政府原設在石岐的，石岐是全縣最繁榮的區域，歷有「小廣州」之稱，但是近年來受了農村衰落的影響，市面的景象顯得十分蕭條，較大規模的生意都支持不住，每到年關，有田吃的人坐在家裏大罵個人怎麼不繳田租，做生意的人便哭喪着面孔向催賬人訴苦，包攬揭借銀子的經紀便滿街跑了，在年終這個時候揭借銀子，利率高得厲害，每百元每月納息二元至三元不等，附帶還要一次付給做經紀的二三十元中金。

石岐的交通不能不說是進步了，省港澳三地都有拖渡來往，由東西各鄉至石岐的公路亦先後完成，不過這些公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其用途是供消耗多於供生產，雖然鄉人來石岐比以前方便得多，在治安方面和普及知識方面都有點兒效果，然而全部看來是得不償失的。單就岐關

車路而說，對於整個中山是有損無益的。自從這條路開後，許多人都多了一個花錢的地方，每有剩餘的款子便免不了存些儂俾的念頭跑去澳門過他們的「攻打四方城」——賭博——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在這條路未通車以前，由石岐到澳門要坐一夜的拖渡，從陸路去則非行一天不可；現在却不然，只須坐一點鐘久的汽車便可到了。澳門不是商埠，是煙，賭，飲，吹和供匪人逃亡的地方，和澳門發生這樣密切的關係實在是不合算的。

石岐的居民有許多是來自各鄉的歸國華僑。中山人是喜歡到外國去謀生的，聽說最先到檳香山的華僑全是中山人呢。中山人出洋的目的有兩種：一是爲了謀生，這種現象極普遍，在農村的青年莫不以此爲「金山客」爲一生唯一的出路，家裏貧窮的往往舉債湊一筆旅費出洋，等在外國賺了錢回來才設法清償的。一是被父兄認爲品行不端，理應放逐的青年，由父兄給他一點旅費請他到外國吃苦，免得在家裏胡混，氣運好的他日滿載而歸，不妨「父慈子孝」地演一幕「大團圓」，否則任他死在外國，做一個外國的「唐鬼」。不過這一種人的數目不多。以前美國不大受不景氣的侵襲，出洋的鄉人多少總帶點積蓄回來，當時各鄉的匪患未息，華僑不敢在鄉間居住，大家都在石岐買房子，

所以石岐的地價還高，現在情形却不一樣了，以前值一塊錢的房子現在只能值六千塊錢。因爲交通方便華僑都回鄉去了；這是石岐衰落的一大原因。

此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縣政府的遷移，一是農村的崩潰。

縣政府從繁盛的石岐遷到一個村落——唐家——去，遷移的目的和見解都是不錯的，因爲石岐的位置沒有比唐家好，唐家在唐家之前面，水路交通簡直趕上香港，而且從一個新的地方建設比較在一個積習太深的地方建設來得容易，俄皇大彼得不在莫斯科建都而遷到聖彼得堡去；我國政府從北平遷去南京都是很好的前例。不過現在唐家灣築港的計劃「已成畫餅」，繁榮已沒有希望，所謂建設直到現在也看不出有什麼成績，反使人民花多一點車費，爲了一點小事也要由石岐跑到唐家去。記不清是那一年有些商人要求縣政府遷回石岐，使縣政的重心所在恢復商業的繁榮。不過縣政府遷移的原因並不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農村崩潰的原因。

農村的情形聽來也夠可憐，去年中山一縣的收穫是很好的，但是穀價太低，個人把穀賣了所得仍不夠納租，政府收斂捐稅的手段並不因穀賤而緩和，所謂業主之流大多

不是富裕的，還是靠收一點租來維持家用，他們聽見個人要求減租無異被人要求要他們的命，是誓死不肯的，個人在重重壓迫之下連氣也喘不出了。

據我所知許多個人是合夥去批田的，他們有的一身氣力，租銀的來源是靠多少人情和信用向米機或別的富人處通融來的。以米機做靠山的，等到禾黃收割後把穀送到米機去照時價計算，多除少補，上造完了下造再向米機掛借。以別的富人做靠山（即向他們預借一筆欸交租）的，等到收割後把穀或銀子還給他們。最近因為穀價太低的，米機和富人都肯給個人做靠山了，個人只有要求業主減租和展期交租。原定租銀十二元的，現在減至七元以下；原定一季繳租的，現在分作兩季；或者上造的租延到下造才繳。這些情形也不是一致的，要看業主的通融與否而定。其實這個時候已不容業主不通融，俗語謂「老糠棒不出油」，小個人看見生意做不過只有另找出路。雖然出路

也不多，但他們都多是「水上人」（即客家人），一隻船，一身氣力便未必會餓死的了。他們若果不耕田，業主只好瞪着眼睛看自己的田生草。這一種小個人的數目極多，獨力去耕種的大個人不及他們的半數，而且大個人的經濟來源都是和小個人的一樣；靠自己一己的財力去耕種的更是百不得一。

最近的田價更有一落千丈之勢，我家裏在父親去世後把所有的田拍賣了去償債，兩三年前每畝價值二百五十元的，去年只值一百九十元，今年更沒有人過問了。做田畝買賣的經紀最可憐，整天奔走也做不成一次買賣，若果有人叫他們放聲氣賣田，他們的回答是：「這個時候誰肯承受你的田呀，有錢來買田地的人不會把錢拿去「放生」嗎？」

二十三，十，三十日

中國的地理基礎（書評）

洪思齊

著者 美國 George B. Cressey 教授

書名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出版者 Mc Graw-Hill, New York and London

學地理的人大概都覺得要了解中國的基本問題須從地

讓中國的地理環境下手。柯理斯教授便是主張這種看法最力的一位學者。他特別花了十年工夫搜集中國地理材料，並走遍了二十三省做實地觀察。這本中國地理就是十年工作的收穫。

近五六十年西洋有許多學者借進化論生存競爭派的學說來曲解人類歷史，說世上有所謂優等劣等民族的分別，談起中國便把吾國文化的停滯，經濟的落後，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一切都歸咎到中國民族身上。柯先生不是屬於這一流假學者。他主張進化論適應環境派的學說。他著作這本書的目的也就是要使讀者知道中國的地理環境，和在這種環境中的人類生活的狀態與問題。但本書不但可以代表一個學派，論其內容：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和明暢的文筆也就夠使讀者感覺濃厚的興趣了。

本書分二十一章。頭六章為中國地理總論，後十五章則論中國各地理區域的特性。總論裏分析中國地理環境（著者更進一步叫它做地理基礎）有幾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中國幅員雖然比歐洲還要大，但大部份是高原山地，或因地勢崇險土壤瘠薄，或因離海太遠雨量稀少，均不適於人生。適宜農作之沖積平原，低山寬谷所佔的面積

實在其為有限，所以中國實在「地大而不大」。

二，在適宜農業的地理區域內，人口密度真是高極了：揚子平原每方哩八九七人——等於日本人口密度的兩倍，德意志的三倍，華北平原每方哩六四七人，四川盆地每方哩五八一——兩處密度均在大不列顛之上。各區中土壤肥沃水利發達的，密度還要更高，像成都平原（面積約一七三〇方哩）每方哩有二一五〇人，廣州平原（面積約二八九〇方哩）每方哩三千一百人——較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比利時還多三倍半。在這種人口密度壓迫之下怎樣能提高生活程度，普及教育？怎樣能避免饑饉，瘟疫，死亡？幾百幾千萬人沒有飯吃了，怎樣能叫他們不「揭竿起義」，殺人放火！老實說，我們中國人的猜忌殘忍心理（*Homo Sini* *Lapsus*）豈不是這個常常要搶飯吃的病態社會的副產品麼？

三，除去東三省的北部外，可以墾殖的荒地實際非常有限。著者旅行二十三省三萬多哩路線的影像是：凡可以生產糧食或其他作物的地方大都早已利用到集約農業的程度了。前幾年美國農業部貝克（*O. B. Baker*）博士曾作中國可耕地地面積之估計，謂全中國土地（西藏除外）共有二十四萬萬英畝，除去雨量太少及氣溫太低不適耕種者

尚有十二萬三千五百萬英畝，其中山岳，湖沼，及其他因地形崎嶇不能耕種者，做美國之比例作為百分之四十，則所餘的約有七萬四千萬英畝，再除去土壤瘠瘠不能耕作者百分之五尚有七萬萬英畝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I, 1928, p. 7) ，現在已耕

之地不過二萬萬英畝，那麼已耕地不過佔可耕地七分之一。國內根據貝氏估計立論者頗不乏人，不知道貝氏估計方法的原則就不能成立。要算中國山岳，湖沼，濕地，荒原的面積應當用量精儀 (Planimeter) 到縮尺較大的地

形圖實際去量，不當硬引美國的比例來估計中國的土地，因為中國的地貌，氣候，土壤，民族習慣和美國不同之點甚多，所以美國的比例不一定符合中國情形，而且若是比例事實上差了十分之二，估計就要錯了二萬五千萬英畝，百分差就到百分之百零二了！但是貝克的估計雖然可以說完全靠不住，在中國却已誤了不少人，所以近來有許多人都想龐大的西北應當可以容納中國的過剩人口——有人估計可以安插一萬萬以上人民——這似乎也太樂觀了。著者曾受美國地理學會的委托，到內蒙實地調查土地利用 (見 Pioneer Settlement, 1932, pp. 273-287) ，他的結論是：工程技術應當能夠使中國西北再容納幾百萬人口，但要想

把西北當做東北，來安插中國過剩的人口，以「三分顏料開染坊」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是的，科學雖然利害，却非萬能，科學不能把中亞高原沿邊的氣候屏障消滅，叫帶濕氣的夏季風吹到中亞沙漠，不能將西藏高地的平均高度減少四千米突，使它和印度恆河平原相連接。盼望西藏新疆外蒙容納中國過剩的人口和用時輪金剛法會念誦囉呢哈味呷去赴國難是一樁的愚蠢可憐。

四，中國有三個地方略具工業區域的地理條件：揚子江盆地，華北平原的西部，南滿洲。它們的工業將來很有希望，發達起來很可以增加中國的國富，但因為地下鐵礦有限，也難做到美國東北部，歐洲西北部的工業化程度（頁一三一至一三二）。著者在本書第五章舉出許多事實和數目，很可以糾正許多外國人對於中國礦產富源的錯誤觀念。

此外著者對於中國的地理位置，土地構造，山脈，河流，海岸，氣候，農業，交通，和國際關係均有簡單的敘述，精采的地方也不少，但也有許多地方需要改正的，如以左手五指代表中國的山脈（頁三八），如說閩江韓江無舟航之利（頁四八），中國海岸線長度為三千哩（頁四九

。中間也免不了有一些沒留心校對的小忽略，如六華嶽等
於一方哩（頁九六）之類。中國對外貿易圖表（六十三圖）
統計似有遺漏。這些小錯誤大都無關重要，並不減少本
書的價值。惟總論裏地質構造及地貌分析似乎都太簡略，
「聚落地理」(Settlement Geography)簡直沒有，從我們學
地理的人看，似乎是個缺點。

本書的第二部份（七至二十一章）為中國的區域地理
，著者把中國土地分做十五個自然區域：（1）華北平原
，（2）黃土高原，（3）遼東山東兩半島及熱河山地，
（4）滿洲平原，（5）東滿山地，（6）興安嶺，（7）
中亞沙漠與草原，（8）中部山地（秦嶺荆山區），
（9）揚子江平原，（10）四川紅色盆地，（11）江南邱
陵地，（12）東南沿海地，（13）兩廣邱陵地，（14）西
南臺地，（15）西藏邊境地域。

這個中國地理區域的劃分雖然不能說是近於我們的理
想標準——柯氏和我們討論的時候自己也表示過還不甚滿意
——但做區域地理的敘述單位却也可用。要把中國土地分
做一個一個界限分明的自然區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我
們於今年中國科學社年會也提出過一個分區的方法，對於
自己的分區亦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這個問題似乎值得大

家繼續研究的。柯氏書中沒有說他的地理區域的劃分根據
什麼標準，盼望再版時能補充這個缺點。

書末附一個簡明的統計表，列舉各地理區域的面積，
人口，密度，耕地面積及百分率，每人平均田地面積，每
方畝及每方哩耕地平均人口數目，各區平均年下雨量，植
物生長期日數，及各作物所佔耕地百分率。表內各區面積
用量積備在一張特製的縮尺五百萬之一的地形圖實量計算
，人口統計根據民十五的郵政局調查再按區複算，耕地面
積根據民四前北京農商部統計複算，雨量表採自徐家匯觀
象臺報告，暖季日數則為作者自己的估計。本書於民國二十
一年已交商務印書館印刷，所以來不及利用民國二十
一年立法院統計處所發表的較可靠的統計。著者自備他的統
計表雖不能說是一定十分真確，不過應當還近於事實。無
論如何這個統計表是討論中國問題的所不可缺的參攷資料
，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各地理區域在本書裏各佔一章。著者以流利簡潔的文
筆敘述各區地形，氣候，水利，農業，交通，都市，和人
民生活的方法。統計和圖表的選擇與利用亦甚得法。雖然
書中有一些事實，地名，方位的錯誤，但都沒有很嚴重的

獨立評論 第一三〇號 編輯後記

我們所看到的中西學者所著的中國地理中間，這本書的確可以算做良好的，很可以代表科學地理的方法和觀點。

110

編輯後記

清華園，廿三，十一，廿九。

△在這一期裏，清華大學供給了三篇文章：周先庚先生是心理系的教授，洪思齊先生是地學系的講師，李俠文先生是學生。清華大學真是獨立評論的好朋友，差不多沒有一期獨立上沒有清華園寄來的文字。

△徐中玉先生是國立山東大學的學生。△這幾期因為篇幅的關係，把一些記載各地人民痛苦的文字都擱下來了。這一期裏徐中玉李俠文兩先生的文字都屬於這一類。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會新聞」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一欄，分「經濟」、「教育」、「體育」及「副刊」四種，全報佔百分之六十，並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其內容豐富，不可殫述。每週尚有各種週刊，均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二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經濟評論

第八號 要目

最近進行之銅幣與危機
現階段之四川經濟
煤油帝國主義與日本之滿州煤油統制問題
國際貿易與通商政策
戰後世界工業品貿易之趨勢
貨幣概念之哲學的檢討
德國原產之新研究
經濟學之新研究
戰後統制經濟論
戰後統制經濟論

總發行處：中國經濟評論社
漢口金城里五九號
電話：二二三三三號
代售處：全國大書店
零售：兩角